



# 康巴周末

## 康藏人文

2021年7月30日 星期五

责任编辑:南泽仁 组版:陈雪峰

## 筑路英雄张福林

(上接第五版)

刚过25岁生日不久的张福林没有想到,离家2000余公里的雀儿山是他长眠的归宿。18天后,雀儿山段公路通车。

### 永唱壮烈英雄歌

张福林牺牲后,战友清理他的遗物,在他的挎包里除发现了他荣立战功的数枚奖章、纪念章外,还有5包菜籽和1本日记。同班战士立刻说道:“这是咱们班长用自己的津贴在四川买的菜籽,他一直念叨西藏荒地多、青菜少,说咱们到了西藏后,一定要好好进行生产建设。”

在他的日记中赫然写着:“我要把幸福的种子带到西藏,撒在高原上,在藏胞中传播,让它生根、发芽、开花、结果。”此外,除了记载着日常工作情况、爆炸数据和施工总结,他还写下了:“忘掉自己,为人民!由步兵改炮兵,由炮兵变工兵,这是党的需要,要听党的话!”“我由一个穷孩子,成为一名共产党员,都是党给我的,一切交给党,永远跟党走,学好技术,干好工作,不怕困难。”

这就是一个共产党员的价值追求,这就是川藏路精神的真实写照。

为深切缅怀这位平凡而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,根据上级指示,张福林烈士安葬在雀儿山川藏公路边,以鼓舞部队提振士气。当时西藏军区后方部队党委在其墓前立了一块大理石碑,他的英雄事迹尽数刻在碑上。

1952年,追授张福林烈士“模范共产党员”称号、一等功臣,他生前所在“全国模范班”被命名为“张福林班”。1953年,交通部、西南军区授予其“筑路英雄”称号。

60年代初,经交通部、民政部批准,拨专款在他牺牲安葬地的雀儿山上,川藏公路国道317线旁修建了一座张福林烈士墓园。半个多世纪,进出藏的车辆人员和过往群众,无不到此参观、瞻仰、祭奠,自发献上花圈、鲜花、松枝和哈达,他的感人事迹在雪域高原家喻户晓,当地群众亲切地称他为雀儿山上的“守护神”,川藏线上的“一盏明灯”。2011年,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、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将其评为“60位感动西藏人物”之一。

就在张福林牺牲3年后,川藏公路终于通车。它历时4年时间修建,沿途翻越14座大山,10多条大河,牺牲了3000多位官兵,结束了西藏不通公路的历史,将古老文明带入一个新纪元,被称作“世界公路史上的伟大奇迹”。

拨开历史的尘烟,张福林烈士同筑路大军用血肉之躯铸造了“二不怕死、三不怕苦、顽强拼搏、甘当路石、军民一家、民族团结”的“两路”精神,成为川藏线上广为传颂的壮歌,他们铸就的精神丰碑,早已深深刻入了共和国的里程碑,历久弥新的隽永内涵和穿越时空的时代价值,不断地从历史深处走来。

如今,雪域高原林深叶茂,川藏沿线葳蕤延绵,张福林当年携带的种子早已在这片土地上扎根拔地,茁壮成长。而以英雄名字命名的“张福林班”,高举英雄旗帜,踏着烈士血迹,继续进行着张福林的事业,赓续昔日筑路丰碑的荣誉精神。

几十年来,“张福林班”转战西藏各地,翻雪山、涉冰河、过沼泽、钻丛林,参加了修筑甘孜机场、川藏公路、平息叛乱、边境自卫反击战、西藏民主改革、守护边防以及西藏各项建设事业,先后有36名同志献出了年轻的生命,全班曾29次荣立集体功,22次被评为先进集体和标兵单位。张福林的弟弟张福立、班长文绍华、李春义及全班同志多次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。

1987年5月,“张福林班”将五星红旗插上西藏边防3197高地,从此在这海拔3197米的驻地扎下了根,为祖国站岗放哨。因最初通往哨所所有2187级石梯,常被称为“天梯哨所”;多年来,一批批雪域卫士登天梯守边关,做祖国明亮的眼睛,哨所也被西藏军区表彰为“耳聪目明”观察哨,4次荣立集体三等功。

“常思奋不顾身,而殉国家之急”的张福林,用赤诚生命书写的使命担当,同样在亲人中间薪火相传,生生不息,化作子孙后代为革命奋斗的不懈动力。

张福林牺牲后,弟弟张福立毫不犹豫地接过兄长手中的镜头,参军入伍,战斗于张福林献身的地方。在西藏军区工作的35年里,张福立牢记吃苦耐劳艰苦奋斗的红色家风,从一名普通士兵、班长、排长,一步步成长为共和国少将,“我们这个27口人的大家庭,就有21名共产党员,其中6人立功”,原西藏军区副政委张福立自豪地告诉记者。

70多年时空流转,从薛桂芳烈士,到张福林烈士,再到张福立将军及其子女,变幻的是沧海桑田,不变的是红色基因。理想信念的火种,优良的革命传统正在这个红色家庭一代代、一茬茬地永续传承。

一条崎岖川藏路,一曲壮烈英雄歌,一部交通奋斗史。张福林生命的翅膀,折断在险峻的川藏路上,而那条关于光荣和梦想的“公路”如今在祖国版图上扬弯取直、提档升级,连起高原盆地、串起都市牧场、揽尽雪山草甸,公路四通八达、货车川流不息、游客络绎不绝……为沿线增添了火热人气和经济活力。

# 山村小学

山村小学就是村里娃的家!  
清脆的铃声撩开晨曦的面纱,千百万双待哺的目光从翕张的篱墙缝生长嫩黄的色彩。  
瑰丽的光环从陈旧的窗格中飞翔成鸟的羽翼,高翔过绿色的峰谷,山外有七彩的世界,山

里有渴望的溪流。  
载着竹筐的沉重从肩膊的汗滴坠落,走过悠长的山路,在老师眼镜中定格,编织成圆圆的希望。  
抚摸着书页,犹如父亲坚实的脊梁,翻卷书页,有如挥动轻亮的锄板,一颗颗童贞在播种自

己的希望。  
一个个梦无边白鸽放飞,融化成翻飞的羽翼,映在太阳绯红的笑靥上。  
太阳清脆铃声,铃声灿烂太阳。  
山村小学就是山里娃的家!

6

净化心灵的生命家园 天人合一的生存家园 和谐幸福的生活家园 人类未来的理想家园

走进康巴

横断山人文

## 与碉楼相遇

肖笛

## 二郎山到大渡河

张春文

说起丹巴,“美人谷”的名片似乎更加靓丽,像她的脸面,藏寨风情实在浓郁独特,似她的躯体,五条河流呈梅花瓣旋转流淌,又如她的血液,而能代表嘉绒藏族文化骨骼筋络的,我认为莫过于碉楼了。

嘉绒地处祖国西南的横断山脉,茫茫荒野被劈成重重峻山,叠叠沟壑,在地理上为碉楼的产生支撑起了与其本身一样雄伟的理由。事实上,在丹巴,无论是行走在深山河谷中,还是漫步于田间林园和藏房路口,随处可见高大的古碉或残垣断壁的碉址遗迹,在山容水态的映衬下显示出厚重和深沉力量,抑或是斑驳残缺了,一样地苍劲与雄奇,透露出岁月的悲壮和赞叹,一如法国人舍廉艾当年看见梭梭乡的碉楼群时,对着他的狼犬振臂惊呼“发现了新大陆”。

而当我真正徘徊驻足在这些古老石碉楼前时,碉楼的每一面、每一块石头,仿佛都演化成了一页书、一块文字、一首乐曲、一个音符,吟唱着它们的前世今生,记录和述说着碉楼文化与建造的历史。

以现代建筑工艺水平看,古代碉楼的建筑语言其实是很简单的。建造碉楼时,工匠就地取材,主要是石片和黄泥土,外加木料和草筋。碉楼底部的基脚一般用巨石填砌成实心,往上修砌时以墙内隔层(一米左右)作为脚手架,工匠站在脚手架上施工操作,不挂线,不吊角,全靠技艺经验目测墙体平面和角的垂直线。但高碉砌墙却讲究错叠压的技巧,即通常所说的“片石砌墙技艺”,其核心要求是上层大块片石必须叠压在下层大块片石交汇的缝隙上,大小片石之间有黄泥粘结,不留空隙,同时兼顾到横向的叠压关系,以及在隔层铺设好柏树木杆作为墙筋。所以,从外面看碉楼的片石结构,石头与石头之间形成“品”字形,绝无二石重叠现象;再加上高碉下阔上窄,形成极强的向心凝聚力,符合力学原理,使得碉楼历经风雨、战争和地震,几百上千年来屹立成了坚固的“东方金字塔”。从这个角度讲,碉楼的建筑艺术又是高超和杰出的。

再来看碉楼的外形特点和内部构造,它们或许就是力与美、感性与智慧完美统一的化身了。

碉楼一般为高状方柱体,层高四至十余层,常见有三角、四角、六角和八角,而在梭坡乡,还能看到目前世界上唯一存在的五角碉,以及它与大渡河相望的两处象征至高权力和身份的十三角碉。甚至于在丹巴的民间,人们还能从碉楼的建筑外形上区分出它的性别,女性碉楼的木梁露在外面,时间长了会发黑,碉楼的楼身上有一道一道的黑色痕迹,而男性碉楼的木梁嵌在内部,不外露,无痕迹。这是否在丹巴在历史上曾是东女国的中心区域,与东女国历史上的女权印记和女性崇拜文化有关呢?

碉楼的内部形状,除了八角和十三角高碉是桶形的外,其余碉楼内部均为方形,仿若井壁。梭坡乡有个叫科洛的,他家的高碉整个内部构造几乎还保持着原貌,从楼房第四层楼面进入碉门,仰头便可以看到上面原始的木头隔层,虽然稀疏,却还堆放着备战的石块;再上到碉楼的高层,仍能看见保留的箭窗和斜式射击孔,以及类似小门的大窗口。

研究表明,碉楼首先是战争的产物,经历了冤家械斗、部落战争和外部势力扩张征服的历史,这一点在清乾隆年间的金川战争中得到了充分的彰显与说明,整个战争的主体,是围绕高碉的攻防得失而进行的。除了战争的用途之外,丹巴的碉楼还有修建在屋后、与居住的楼房紧紧相连的“家碉”,用于保护村寨、部落近似于城栅的“寨碉”,建筑在要隘险道或悬崖峭壁上的“要隘碉”,以及传递信息或召集人马的“烽火碉”和标志边界防御关卡的“界碉”。

似乎该与碉楼说再见了。相遇是一首感动的歌,别离是一曲笙箫下的锅庄舞——我知道,我是写不尽丹巴碉楼的秘密和魅力的。

## 土木建造

汤勇 潘敏

### 甘孜县民居

沿国道317线一路向北,距离新龙县东北方向370公里的地方,是洁白美丽的甘孜县城。甘孜县幅员0.74万平方公里,地处青藏高原东南缘,整个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。雅鲁江、达曲、泥曲三条主河流和五十余条小溪密布全县。

1983年,甘孜县仁果乡吉里龙出土的石棺墓大量遗存证明,早在战国时期就有先民在这里繁衍生息,这里古为白牦徒部落游牧居地方;隋为附国地;唐、宋属吐蕃;元属朵甘思宣慰司都元帅府辖地;明崇祯十二年(1639年),漠西卫拉特蒙古和硕特部首领固始汗占领康北,封蒙古王子七人于孔萨、麻书二安抚司,白利、东科二长官,始有“霍尔七部”之称。乾隆五十七年(1792年),孔萨安抚司升

为宣抚司;同治元年(1862年),建置麻书汛;宣统三年(1911年),四川总督赵尔丰对甘孜地区进行改土归流,置甘孜委员会;民国元年(1912年),尹昌衡更名甘孜委员会为甘孜县,民国二年(1913年),建置甘孜县;至此,县名未曾改动;民国二十八年(1939年),属西康省第四行政督察区;1950年,属西康省藏族自治区;1955年隶属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至今。

在甘孜农区,住房多为一户一幢,依地形条件坐北朝南、坐西朝东,造型以方形、“7”字形为主。当地藏族把修建住房列为人生中的四件大事之一,修建住房必须择吉日选看地基,请四至六名喇嘛念“意打朵玛”经,念完后由喇嘛抓一把青稞撒在选好的地基上,意为向土地神要地基,并征得土地神同意,保佑日后建房无灾无难不出事故。建房时,由家庭中的长辈,身

体强壮、劳动勤快者先破土动工。修建的房屋通常为“一搂一底”,片石砌墙脚,再打土墙。也有少数砌片石墙,墙体0.6—1米宽,无论砌土墙或石墙,墙的四角和一面都要装进“奔巴”,“奔巴”中装上五谷、珠宝等,或嵌上石刻“十相自在”,意为五谷丰登、人畜兴旺,避天、地、水、火、风等自然灾害。修完第一层必须须固数天后再继续修第二层。

房屋底层无窗和地板,用以圈养牲畜。二楼以上设有厩科房,用以住人,即保暖又防震。向阳面开门和窗,窗为上下开关或左右开关,可以活动,采光面宽,留有较宽的阳台,边缘有半人高的围墙,有一层或二层小木枋并用泥土盖成平顶,有1—1.6米宽,可供放花盆或其它小物件。阳台可晒青稞和玩耍。房顶用泥土平整打紧防止漏雨。



苍野、李海波 摄

民居|遗韵